


• STUDY
• OF
• THE
• POPULAR
• MIND



乌合 THE CROWD 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揭示心理操纵的真相
开启民智的经典之作]

[法] 古斯塔夫·勒庞 著 
GUSTAVE LE BON
杨程程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乌合之众

STUDY

【大众心理研究】

THE CROWD

CF

[法] 古斯塔夫·勒庞 著
杨程程 译

POPULAR

MIND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 (法) 古斯塔夫·勒庞
著; 杨程程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5594-3477-7

I. ①乌… II. ①古… ②杨… III. ①群体心理学-
研究 IV. ①C9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53990 号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法] 古斯塔夫·勒庞 著 杨程程 译

-
-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策划编辑 钱丽
责任编辑 白涵 刘洲原
封面设计 刘军
版式设计 段文婷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51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94 - 3477 - 7
定 价 39.80 元
-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001 / 序：勒庞——文明的先知	
008 / 导论	
020 / 第一卷 群体的心理	
第一章 群体的一般特征	021
第二章 群体的感情观和道德观	039
第三章 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	072
第四章 群体采取的宗教信仰形式	085
092 /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	
第一章 群体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093
第二章 群体意见和信念中的直接因素	111
第三章 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法	125
第四章 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	154
166 /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第一章 群体的分类	167
第二章 犯罪群体	173
第三章 刑事陪审团	182
第四章 选民群体	190
第五章 议会	200
216 / 结束语	

序：勒庞——文明的先知

19世纪后期，大众的力量冲击了几乎所有既存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在社会生活的变迁中唱起了主角。这个结果并不全都令人欢欣鼓舞。近代中外历史都告诉我们，大众的民主权力如一切个人权力一样，如果没有恰当的宪政约束，十分容易转变为一种暴虐权力。

过去不会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但它可以告诉我们应该避免什么。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从法国大革命中敏感地发现了权力向大众转移带来的社会问题，他试图不偏不倚地检查历史，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血火交映的法国大革命，有人说他是法国的柏克，亦有人说他是群体的马基雅维利。本书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宗教等历史事件为主线分析大众心理和性格塑造图，且试图以史鉴今，反思在群体心理作用下，为什么杀戮会如此疯狂？为什么大众可以变得如此残忍？文明的生命又是如何循环？我们当代这个文明的命运将如何？

关于大众社会论的著作并不少见，丹尼尔·贝尔在《意识

形态的终结》中说：“在当今西方世界，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最有影响的社会理论也许就是‘大众社会’理论了。”但还没有一本关于大众力量崛起的心理学著作像《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这么有影响力。连美国的实验心理学创始人、社会心理学家高尔顿·乌伊拉德·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也在著名作品《社会心理学手册》（A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中如此评价勒庞的《乌合之众》：“在现有的所有关于心理学研究的书籍中，没有任何一本可以与《乌合之众》媲美。”早在1920年，梁启超等人所译的《尚志学会丛书》和《共学社丛书》中有大量法国作品，其中就有勒庞的著作。张东荪赞其作品精邃绝伦。勒庞文理兼修十分博学，使得他的视角十分独特。

在勒庞看来，一旦孤立的个人融入群体，便会丧失其自我意识。群体永远游走在无意识边缘，是受无意识本能支配的低能生命体。他说：“由于任何一种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突变会让这种可能性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果不在一个群体中，有些闪念或感情，独立的个人根本就不会产生，即使产生，也不可能变成行动……人多势众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成员表现出孤立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

“在群体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个性也被削弱了，作为个体的异质被同质化了，取而代之的是集体无意识品质，而集体无意识品质决定了群体的智慧……一旦受困于群体意识，便沦为平庸之辈，群体素质的累加只是愚蠢的累加，真正的智慧已被集体无意识淹没了。”所以，“仅仅融入群体，就已经

使个人在文明阶梯上倒退了好几步”。

群体无疑总是轻信、冲动，是被感情支配的傀儡。所以勒庞说：“群体的行动是被感情激起的，也被感情主导，这种感情的强弱程度，直接决定着群体的行为能力。”而且，群体感情极端且夸张，所以，“群体只擅长把感情提升到极高或相反——极低的境界。不幸的是，群体感情的夸张倾向，通常把人类的恶劣表现到极致。”

勒庞认为，群体不仅智力低下，只会把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所以，“只有简单而明了的观念，才能被群体接受，但并不是所有观念都简单明了，因此必须经过一番彻底的改造，变得通俗易懂，才能被平庸的大众接受”。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不管观念刚出现时多么伟大或正确，一旦进入群体的智力能理解的范围内，那些高深或伟大的成分便被剥夺殆尽。”

群体不仅偏执保守，而且盲目服从、情绪起伏不定，任何能刺激群体想象力的，才可能被大众关注。所以勒庞说：“只要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虽然勒庞认为群体冲动、易变、偏执、保守、轻信，但他亦说：“人类必须怀抱着希望和幻想，否则就无法活下去，这就是诸神、英雄和诗人得以存在的原因。推动各民族进化的主要因素不是真理，而是谬误……正是幻觉引发的激情、痴迷和狂热激励着人类走上文明之路。”

除考察群体的普遍心理特征外，勒庞用大量篇幅探讨了群体性格形成的原因。在他看来，影响群体性格的因素有两种：

一是能够使群体接受的某些信念、某些观念的盛行，某些革命的爆发背后的一种延续良久的准备性力量——间接因素。二是长期性准备工作成为实际说服群体行动的根源时，便成了直接因素。勒庞着重考察了民族、传统、时间、政治和社会制度、教育等五大影响群体性格的间接因素。其中，制度和教育是勒庞着墨最多的章节。

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所以勒庞经常把法国与美国、英国、德国历史进行对比，尤其在考察典章制度对社会的影响一章时，勒庞特别指出它们之间的制度没有本质区别。尽管各个民族彼此不同，很少融合，却有如此相似的法律，这不能不使我为之赞叹。由于地点不同，这些法律在细节上出现不断的、无止境的变化，但是它们的基础却都一样。

由于“各民族的性格决定了他们要怎样被统治”，所以“制度与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另一个民族的衰败毫不相干。各民族受自己的性格支配，凡与这种性格不合的模式，都不过是一件借来的外套，一种暂时的伪装……一场目的在于摧毁过去一切制度的大革命平息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样大革命的结果虽然毁灭了一套旧集权制，却建立了一套新的集权制，并使集权制度进一步强化，更具备压迫性。制度无法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民族的幸福也不能到制度中去寻找。以暴力革命为代价，它可以改变其名称，但是其本质依然如故。”对中国旧社会的制度，勒庞做了如下评价：“如果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过于牢固，就很难发生变化，中国是这方面的典型，它故步自封，使整个国家没有任何改进能力。即使暴力革命也没什

么用，结果不过是打碎的锁链被重新拼接在一起，让整个过去原封不动地再现，或者是对被打碎的事物撒手不管，让无政府状态来取代衰败。”其见解可谓鞭辟入里，一针见血。

勒庞对教育的考察也不乏远见：

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既不能改变人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人天生的热情。我们的教育不但没有让年轻人获得更好的生存能力，反而破坏了这些能力，使得我们的年轻人一走入社会，进入他的活动领域，就开始遭遇一系列的痛苦与挫折，由此给他造成的创痛久久不能痊愈，有时甚至失去生活能力。

……

应试教育制度在社会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这个群体对自己的命运愤愤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在高层又培养出一群轻浮的纨绔子弟，他们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却又不忘记对它表示敌意，总把自己的过错推给政府，离开了当局的干涉，他们便一事无成。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了这么多有文凭的人，却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另一些人无事可做。于是，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国家的敌人。

……

如果不能认清教育制度的荒谬，任由我们的学校培养一批批狂热的暴徒、无知的庸众，可以预见在不

远的将来，为我们的民族走向衰败铺平道路的，正是我们的教室。

勒庞之著作在世界上影响极大，有着“尼采之后最伟大的作家”美誉的西班牙作家奥尔特加·加塞特，其思想就深受勒庞影响，在他的代表作《大众的反叛》一书中，随处可见勒庞的大众心理学观点。在加塞特看来，世界的扩张和生活的改善是大众力量崛起的根源，他的观点和勒庞惊人的一致。

《大众的反叛》（刘训练、佟德志译版）42页第三段：“在普选制度下，大众并没有做出决定，他们的角色仅仅是服从这个少数群体或那个少数群体做出的决定……”这一结论明显基于勒庞的观点：“选民的意见和选票都被操纵在选举委员会的手里，领袖人物通常都是些有名的政客，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向工人阶级承诺各种好处——他们尤谙将改头换面的个人意愿变成群体意识，因此得到了大众的拥戴。”

书中第45页写道：“19世纪还让欧洲人引以为傲的学校，如今除了教导大众掌握现代生活的技能外，几乎乏善可陈，它已经失去了教育他们的功能。”而勒庞对教育的看法则是：“从小学到离开大学，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书本知识，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个人意识从来派不上用场。受教育对于他来说就是背书和服从。很多孩子在学校里开始对着语法和公式努力，为的是做到准确重复、出色模仿，这种教育的唯一结果就是把我们变成学舌的鹦鹉。”

勒庞著作多达十数种，其中包括《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社会主义心理学》《法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战争

心理学》等。他的代表作《乌合之众》一书出版于1895年，一上市就引发了大众心理研究热潮，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畅销百年经久不衰。

书中诸多伟大预见性言论，限于篇幅，此处就不一一列举了。论及系统性与深刻性，勒庞之作品虽不及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等人，他在法国的声望与书中屡屡提到的历史学家希波蒙特·泰纳相比，略微逊色，且书中也有一些偏见，但本书凭借对大众心理的精辟剖析，仍不失为一部当之无愧的社会心理学经典名著，翻译难免存在一些缺憾，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合理取舍，欢迎指正。

杨程程

2011-5-29

2017年修订

导论

一、无意识与群体心理特征

科学眼巴巴地看着那些古老法则一个个寿终正寝，曾被奉若神明的教条已经岌岌可危似有坍塌之虞，被视为世界永恒基础的物质，也成了各种昙花一现的简单组合。对历史大事件的研究似乎已臻完美不可能再有创新，但试翻一下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所有著述，就会发现那个悲剧时代仍然值得我们重温——为何在文明发展进程中，每一次革旧举新都得通过流血的暴力冲突推进，从来不能和平进行？如果我们借助现代心理学的方法回顾历史，那些让人百思不解的问题就涣然冰释：群体心理有着与理性个人完全不同的心理特征，且群体不同，心理特征也完全不同。讨论各种群体的心理特征，是这本书的主题。

每个人都受遗传因素影响，每个民族都会赋予其族群个人一些共同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便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气质。但这并不是说，凡是由同一民族的人构成的群体，心理特征都和民族的共同心理特征一致。如果这个民族中的一部分人为了某个行动聚集成为一个群体时，除了原有的民族心理

特征之外，这个群体还有一些与民族心理特征不同的新心理特征。

无论哪一个民族，其生活中的有组织群体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从未如当今世界这么重要。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集体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人有意识行为。

我对各种群体问题的考察是以纯粹科学方式进行的，这些考察只有方式上的变化，不受各种意见、理论和教条的影响——这无疑是发现少许真理的唯一办法。我只致力于澄清一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至于这些澄清会伤害什么人的利益则不在考虑范围之类。著名的思想家高布利特·德·阿尔维耶拉（Goblet d'Alviela）先生说，他不属于任何当代学派，那些学派的各种结论都有各种各样的谬误，与他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如果自己属于某个学派，必然会受其观点和信念的影响，带着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意见看待各种事物特征。希望这本新书亦可与阿尔维耶拉先生一样，既不能归于某个学说体系，结论亦不必与那些学说既有的结论一致。

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何阿尔维耶拉先生会认为我的结论乍一看令人难以接受。例如，为什么我一方面认为群体智能低下，即使由博学多才的杰出人士组成的群体，智能也极端低劣，一方面却又十分肯定地断言，尽管各种卓越人士组成的群体和由智能平常的普通人构成的群体同样智能低下，但若干涉或取缔这些组织，仍将危害我们的社会呢？

这是因为，历史的所有事实无一例外地向我证实——社会组织和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繁复庞杂，我们还没有能力强迫社会组织在一夜之间改变。倒是一些来自大自然的不可抗力常常

改变这些社会组织的形式，但这些手段却比革命还血腥。因此，对一个社会来说，没有什么危险比它热衷重大变革更致命了，无论引导这些变革的理论多么完美，理想多么远大，只有使民族特质立刻转变的变革，才是有用的。但只有时间才有改变民族特质的力量。每个人都受民族内的各种思想、感情和习惯所左右，这些民族的共同物质融入我们的本性之中，各种制度和法律则是我们性格和价值观的外在体现，反映着我们的需要。各种制度和法律不过是我们性格特征的产物，怎么可能改变我们的性格？

要研究社会现象，必须研究产生这些现象的民族。在研究某种社会现象时，必须分清先后，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对它加以考虑。这样就会看到，纯粹理性的真理经常与实践理性的经验相反。这种划分几乎适用于任何材料，连自然科学的材料也不例外。无论是一个立方体还是一个圆，若从绝对真理的角度看，都是根据一定的公式做了严格定义的固定几何形状。若根据感官印象的角度看，这些几何图形却十分不同。从透视的角度看，立方体可以变成锥形或方形，圆可以变成椭圆或直线。但考虑这些真正的形状，远比考虑它们呈现出来的虚幻形状更重要，因为它们且只有它们，是我们能看到且能用摄影、绘画来再现的形状。很多时候，不可见的事物比可见事物包含着更多的真理。如果只是根据事物的几何形状来表现它们的存在状态，这种间接手段很可能导致我们对自然的误解，使我们很难认识这些事物本来的状态。试想如果所有人都只能复制或翻拍事物，却不能亲自体验它们，我们还能对事物的形态有什么正确的观点吗？如果事物形态的抽象实质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掌

握，它又有什么意义？

致力于研究社会现象学的学者家应时刻把一条真理铭记于心：我们不应该仅仅关注社会现象的理论价值，其实践价值更应值得我们重视，就文明的诞生和繁荣来说，也只有实践价值才有意义。只有这样，我们在考察每个现象后的最初逻辑时，都应保持理性的审慎，不至妄下断论。

而且社会现象如此复杂，我们根本不可能全盘掌握或预见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其带来的后果。可见现象背后有时潜伏着成千上百种无法看见的原因。这些可见社会现象，大约是某种巨大的无意识意志的结果，这一意志超过了我们可以分析的范围。如果把可见、可感知的现象喻为波浪的话，那么无意识本能则是容纳百川的海洋。可见、可感知的现象，不过是我们一无所知的无意识大海深处水流湍急表现的表象。群体的大多数行为在精神上有一种独特的低劣性，但在少数行为似乎又受着某种神秘力量的支配，有人称它为命运，有人称它为自然，也有人称它为天意，法国人则称之为幽灵的声音。我们虽然不了解这种力量的本质，却无法忽视它的威力。

每个民族的人的内心深处，似乎都被一种持久的、不可思议的力量支配着。就语言来说，恐怕没有什么事物能比它更复杂、更有逻辑、更精妙了。但这种组织庞杂且完美的产物，若非人类无意识中潜藏的天赋创造了它，还有什么别的智慧能创造它？哪怕是博学多才的学者或权威的语言学家，他们能做到的，也仅仅是找出支配语言的规律或章法，但他们绝不可能创造出这些规则或章法。即使思想——那些伟大人物的思想，谁敢肯定它们完全是有意识的产物？表面上看来，单个的脑袋想

出了这些思想，但若没有人类无意识的天赋提供了思考的能力和社会提供的思考素材，这些思想赖以萌发的土壤会在何处？

群体是无意识物种，这一点毋庸置疑，这种无意识拥有着强大得令人叹为观止的力量，隐藏着我们不能窥知的秘密。大自然中一些低能生物，虽然受无意识本能的支配，但它们某些动作的神奇复杂性连人都惊讶。理性这种功能，究其根本，也不过是无意识的产物之一，而且是离我们时代较近的人类才慢慢拥有的禀赋，而且这玩意儿的局限性很强，直至今日都没有能帮助人类理解无意识，揭秘无意识的运作规则。若要理性深入无意识本能，恐怕来日方长。无意识是主导我们的所有行为的决定性力量，理性力量却微不足道，只有我们一无所知的无意识力量永恒地主宰着我们。

如果我们意图偏安一隅，靠科技或科学的手段来感知事物与获取知识，不想漫无目的地猜测与思考，那么必须留心所有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社会现象，且要限制思考的对象和思考的范围，勉强可以得出偏见不算严重的结论。但这些思考每个结论，必然不可能十分完善，因为在我们可见可感的现象背后，隐藏着我们无法感知的潜在规则与力量。

二、大众时代来临

1. 时代的变革：任何一场革命都源于民族思想变化

无论是罗马帝国的衰亡，还是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似乎都向我们说明每场革命暴动之前的大动荡都是由三种原因产生的：政治变化、外敌入侵或王朝的倾覆。但如果综合考察这些

动荡发生的根源，我们就会看到每一次动荡的发生都是因为人民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导致某个文明发生真正的重大革命的唯一重要根源，不是那些场面宏大、厮杀惨烈的历史战争事件，而是人类思想、观念和信仰发生了变化。所有令人缅怀的革命事件，都不过是人类思想发生深刻转变后才导致的可见后果。我们之所以难以洞察社会动荡的玄机，是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思维结构，从而形成思维定式世代相传，其强大的稳定性足以让人类忽略它的存在。

当下这个时代，也是人类思想发生深刻转变的关键时期之一。

导致这种深刻转变有两个基本因素。首先，当代大众道德沦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有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不是衰落便是陨灭，而这些信仰，恰恰是文明赖以建立的根基；其次，当代科学技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思维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信仰与旧观念虽百孔千疮，但却依然凭着十分强大的惯性影响着人类，即将替代它们的新信仰和新观念还未成形，因此这个时期处于过渡状态，社会局势混乱动荡难安。

至于这个过渡状态会持续多久，演变到何种地步，笔者还不能妄下断言。成为未来社会建立基础的是什么信仰和观念，我们并不十分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未来社会的信仰和观念是什么，都不可能忽视一股正在崛起的新力量，一股在未来时代至高无上的力量，即大众的力量。过去曾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诸多观念和信仰，而今不是已经陨灭便是正在陨灭——成功的大革命摧毁了它们。踏着历史的废墟，大众力量